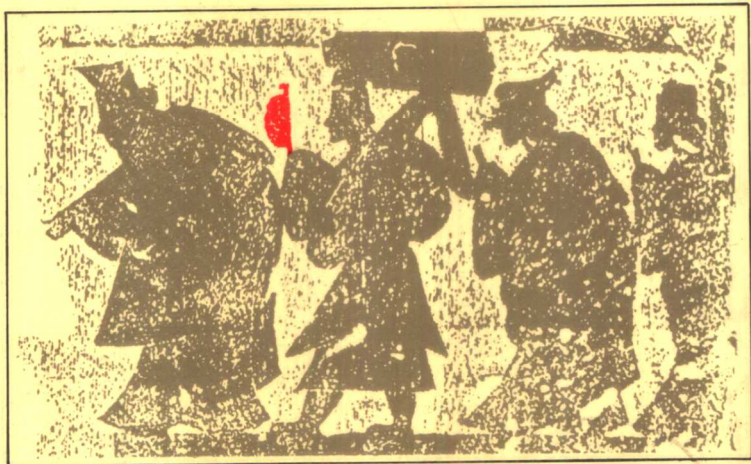


書叢教宗

著嚴聖釋

譯謙世關

# 究研之教佛國中末明



行印局書生學灣臺

釋聖嚴著  
關世謙譯

# 明末中國佛教之研究

臺灣學生書局 印行

明末中國佛教之研究 / 釋聖嚴著，關世謙譯 -- 初版 -- 臺

北市：臺灣學生，民 77

21,406 面；21 公分 -- (宗教叢書；5)

新臺幣 350 元 (精裝) -- 新臺幣 300 元 (平裝)

1 (明) 釋智旭 - 學識 2 佛教 - 中國 - 明 (1368-1644)

I. 釋聖嚴著，關世謙譯

229.36/6766 8748

明末中國佛教之研究 (全一冊)

著者：釋

譯者：關

出版者：臺灣

發行人：丁

發行所：臺灣

台北市和平東路一段一九八號

郵政劃撥帳號〇〇〇二四六六八號

電話：三二四一五六・三二二一〇九七

本局登記：行政院新聞局版纂英字第一一〇〇號

印所：明國

地址：台北市桂林路二四二巷五七號

電話：三〇八九八二〇

香港總經理：藝文圖書公司

地址：九龍又一村達之路三十號地下後

座電話：三三八〇五八〇七

定價 精裝新臺幣三五〇元  
平裝新臺幣三〇〇元

中華民國七十七年十一月初版

## 譯序

明末的佛門高僧，當以紫柏、雲棲、憨山、蕩益四位大師的嘉言懿範爲典型，向爲世人所尊敬。及至民國以來，教內一般縉素，尤其推崇蕩益大師的行誼，印象中都認爲他是一位梵行卓越，而又義學高深的一代宗師。可是他的修持，究竟卓絕到什麼境地，教理義學的造詣，則又高深到何等領域，却絕少有人充分了解其底蘊，更談不上加以條理的分析與研究。雖然坊間已有靈峰宗論的專輯流通，但能縷解條陳予以系統的整理剖析，然後公諸於世，啓示學衆，令人不必埋首鑽研，即能了然於大師畢生的德行義學，該是歷來殊少見到。

聖嚴法師的博士論文——明末中國佛教之研究。就是以學術論究的形式，把蕩益大師一生的信仰、思想、學理、觀念，乃至修行境界，以及研析教義所探索的旨趣，以現代人治學的技巧方式，加以有系統、有層次，且又深具韻致地表達在全文二十餘萬言的學術論文裏。雋拔蒼鬱，啓導後世學人於大師信仰、思想與學德的領域，除了景仰之外，更又標示出如何去體認、思索，乃至理解履行，都能通盤地加以客觀的闡述，誠然稱得上是一部完善、周全、縝密而又細緻、精詳的上乘傑作。

謹就此書的幾種特徵，分別介紹如次：

一、論著的研究領域，在參考文獻方面，運用多達五十一種，共二百二十八卷的龐大典籍群，其中光是一部的靈峰宗論，即精閱細讀了二十餘遍，不憚繁瑣，反覆琢磨之後，從中樹立起自己的創見，爲其立論的準據。

二、論書的考據工作，做得異常細膩與嚴謹：凡是靈峰宗論中所提到的大乘經文或儒書古典的片段，著者都能巨細靡遺地查索其典故出處，考證其涵意。並且，尤能以之與有關的經論義理，加以比對，評斷其殊勝。

三、溥益大師以行誼卓絕見稱於世，在本書第三章中，著者從智旭的實踐思想之形成，乃至家世的傳統信仰淵源，以至由大乘經典中建立起的修行理念，拳拳服膺，從而在教門中樹立起千古楷模，個中的過程細節，書中都做了仔細的羅列。並且又以戒律教學的觀點，殷切地加以評議。

四、以研究教理義學的觀點，本書最重要的部分，在第五章。雖然將智旭的思想演變，劃分爲四段時期，但就智旭大師的整體思想興趣，於此則合盤托出。並就佛儒、禪教、性相、律密、天台、唯識，乃至楞嚴經與大乘止觀等的思想調容、理念的融通、教義的統攝、宗派的整合等，都逐一擷錄其精義，以之兩相比對，著者又表達出其個人的見地，以爲論述的旨趣。這是本書的菁華所在，具見著者的功力表現，令人衷心佩服。著者治學精神之獨到，教學知識之淵博，於焉足見一斑。

五、本書的主題——明末中國佛教：在第一章及第五章中，不但論述教門中的一般概況，即

於宋明理學、道教，乃至外道的活躍情形，甚至文化層面，都有客觀的分析與評論。

六、就智旭所涉獵的有關大乘經典，乃至儒教典籍，亦均摘錄其要義，做成對照或比較的考究，然後，尤能就經論的中心思想，將之與智旭所主倡的觀念或所奉行的準則，以客觀的見地，表達出中肯而切實的論評。

七、論書中充分利用表格方式，就智旭生平所修持、從學，乃至著述分析的歷程，甚至於其所論述的評議，予以有系統的羅列出來，並加按語、判攝與評斷。顯見，於每一項表格的製作，著者用心之精，而為讀者帶來莫大的方便。從而，可就上述的每一環節，都能一目瞭然地得知自己所要尋求的問題。

綜上所述，本書中文本之問世，能在教門中流通，其於滿益大師的嘉言梵行，就中依循著者所做的研究分析為指標，當可進一步瞭解智旭大師的整體思想與教學理念之所趨向。因此本書的行世，以之作為縉素四衆自修化度的寶典固可；學人如能追隨大師的風範，起而踵迹仿效，甚至承繼遺志，於大師未竟的功業，繼續發揚光大。那麼，不但常寂光中的滿益大師將領首印可；即當今之世的著者法師，亦復衷心悅豫於祖德聖行的流傳永世。

譯者忝居學地，承蒙聖嚴法師不以文蕪思鈍見棄，囑為逐譯華文。受命之餘，內心不免忐忑不安的感受，雖然亦屬日文原書，但與前此我所翻譯的十餘部論書不同。此書則是中國學者憑以獲得博士學位所寫的日文論著，其所代表的意義，自屬不同。尤其聖嚴法師以往在教學界，都負有很高的德學聲望，著述甚為豐富。一般讀者的心目中，對他已經有了共同的

肯定與期許，假若現在的這部華譯論著，不能與他其它的著作相儔類，恐將影響著者法師的優越形象。故而譯者於始譯之前，曾潛心閱讀法師的其它著作約十種之多，於著作的行文、筆法、章理各方面都有通盤的體認之後，方始下筆執譯，故於遣辭用字無不兢兢業業，以期踵效著者以往的文韻與筆調。如今書成之日，從廣大讀者的閱讀心得中，如能獲得與原著沒有太大乖離的反映，將是譯者馨香祝禱之所慶幸。付梓前夕，謹綴執譯原委，是以爲序！

### 關世謙

謹識於民國七十六年六月廿五日

## 序

本書著者聖嚴博士法師，出生在中華民國江蘇省，幼年即投身禪門，邁向佛教中的學術與實踐的路途。後來，遭遇到社會局勢的變遷，因而移居到臺灣，當時的年紀只有十八歲。在臺灣求學於南天台佛教學院，民國四十五年畢業於專修科，爾後的目標，便指向天台教學，志求更深的造詣與研究。旋於民國五十八年，著者又負笈到了日本。

進入東京的立正大學，立即被編組在研究所的碩士班，接受坂本幸男（資深）教授的指導。一直到完成碩士班的一切課程，旋即進一步修學博士班的有關學科。當時坂本教授建議著者：不妨以靈峯滿益大師宗論（成時編）作對象，從事博士論文的專題研究。可是，當今有關滿益智旭的研究，在學術界仍然不夠充分。就一般人的印象中，認為智旭是明末年間的天台專家，憑著著者的中文理解能力，坂本教授斷定如果採擇研究天台的志向，以靈峰宗論的深究細酌，該是最為適當的課題。

這樣一來，著者便針對宗論苦下功夫，反覆品味了二十幾遍，由於細讀其菁要部分，從而得知真正想明瞭智旭的思想與其宗教體驗境界，應該不能局限於成時編輯的宗論才是，這是對智旭的了解上，初步所得到的感想。因此，在研究論文的取材方面，漸次擴大領域，以



致到智旭著作現存部分的整體，亦即統共有五十一種，二百二十八卷，全部都加以詳讀或予精確地考證，希望能做到一無遺漏的程度，然後再開始執筆撰寫論文。迨至完成本書的草稿，向立正大大學研究所提出申請，已經是六十四年的春季，爾後，經過審查及評審，乃至口試等程序，最後終於獲得通過，才授予文學博士學位。這樣地驚人努力，以及他所從事的準備作業與查證工作，當是從來所罕見。

依據聖嚴博士所搜羅廣集的結論，即如歷來的通說所示，如果評論智旭只是一位天台家的學者，相信，未必就是適當的稱號。當然他於天台宗的教觀，異常重視，但構成其思想骨幹的，不止是法華經，而是大佛頂首楞嚴經。而且，他在實踐修行方面，是以梵網經為中心的戒律主義者；在信仰行為上，則是奉持地藏菩薩本願經及占察善惡業報經的依從者，這是很明顯的事實。總之，智旭大師一如自己所主張，可以稱得上是一位以楞嚴經為中心的禪匠。

聖嚴博士綜合智旭的著作，加以深入地研究，不止證實了學術界歷來作成評定的正確性；其考證所及，證實藕益大師確是明末年間一位出世的佛教集大成者，也是一位真摯而奮勵的實踐修行家。從此一立場觀點，亦就其時代背景、生平行藏、師資系統、生活環境等作了深入的研究，其筆觸所及，從各方面去刻意描畫智旭的形象，使之躍然紙上。他的大作全般，是經歷過書誌學的檢討，論述其思想在年齡上的發展，歸根結柢，則彙總於達到淨土念佛的次第，其最終目的則猶是相同的。

聖嚴博士大作的歷程，既如上述。此書的完成，不僅祇是澈底闡述智旭個人的事蹟與思想，而且也於中國近代佛教史上尚未研究周全之處，投下一道強大光注的傑出鉅作，這正是應該向學術界鄭重推薦的優秀著述。

只是，辱承坂本、聖嚴兩位博士的知遇，衷心誠感遺憾的是，在坂本博士的有生之年，沒能看到本書的問世，即已先行作古。如今，只有虔誠地期念於坂本博士，但願能在靈鷲山上，賞識到由於此書的出版，而為日華佛教研究交流史上，帶來一項貴重的紀念史蹟（Eonoment）為後世所景仰，衷心不勝禱念。

一九七五年七月中旬 金倉圓照 謹識



## 自序

佛教自傳入中國以來，在義學教理上自成一家的學派，却未必能在教團型式上，以宗派的型態存在於世，這是很平常的。筆者於此，亦常予肯定的看法。尤其是唐末以來的中國佛教形勢，當時禪宗大行其道，正發展其標榜不立文字的祖師禪或公案禪。同時，另一方面則研究教學的義學沙門，呈現人才銳減的趨勢。因此，對天台·華嚴·唯識三宗而言，便長期陷入黑暗時代。爾後，在歷史上縱然或有義學沙門的出現，但他們的絕大多數，都是出自禪門的僧衆。及至明朝末年，實際上的中國佛教，可以說是以禪宗爲中心的佛教。

明末的藕益智旭（一五九九—一六五五），雖然並非一位傳統的禪僧，但他却依從禪師剃度出家，亦曾參學禪悟之道，而了然於佛教思想的恢宏，終其一生，都是實踐於佛教生活的行持。但考究對於智旭的了解，我認爲却不同於一向所傳說的看法。本論所述，是筆者網羅智旭的著述，加以綜合研究，所得到的結果，容或亦可以結論相稱道。

就以往的研究所示，認爲智旭是明末的一位傑出天台家學者，從事於中國近代天台學研究人士，無論如何都不能把智旭作等閑的處理，但也絕對不可以只把智旭作爲教學的研究者來看待。他的真實骨骼架構，勿寧說是偏向以信仰爲本色，與真誠地實踐於佛教生活的一面。

湊巧的是，恰如日本江戸時代的天台學者靈空光謙（一六五二—一七三九），在刻靈峰滴益大師論序中以：「余亦嘗言、讀滴益宗論而不墮淚者，其人必無菩提心。」敘述的情況所描述。

筆者之於研究智旭問題，其着手的機緣，是因為來至日本的留學目的，雖然以研究天台教學爲着眼點，但由於前年逝世的坂本幸男博士，曾幾次建議：以一位中國僧侶，從事於佛學研究，應以智旭集的靈峰宗論爲研究的對象。經屢次的相勸才作了定論。

在研究計畫的初期，智旭在宗論以外，尚有其其他的著作，計達七十七種二百四十卷的大部頭。如果全部統予研究，將有範圍過於龐大的顧慮，因此，經過採擇後加以界定，就其全部著作中，於法華經有關，而被收錄於大正新脩大藏經中，以起信論裂網疏爲中心的研究，作爲預定目標。但是多達三十八卷的宗論，我曾精讀細閱達二十幾遍，並以卡片形式整理其資料。研究的過程中，筆者心中總有於智旭的思想全般，必須更加進一步理解的意願。何以就宗論內容所見到的智旭思想中，雖然亦於天台宗的教觀非常重視，但據揣想，構成其思想基礎的，可能不是以法華經爲中心。是即觀察他的整個生涯，其在佛教生活的實踐行履方面，是以梵網經爲中心的戒律主義者；但在佛教信仰方面，是依據地藏經典群的本願經和占察經，更於教理哲學思想方面，則是以大佛頂首楞嚴經爲中心的。楞嚴經本來也是華嚴宗和禪宗所重視的經典，就這一點而言，智旭已經明顯地表示其本身的基本立場，是以宗述楞嚴經爲主的禪者。而且，基於此一本位意識，便產生性相融會、諸宗融通的形象出來。他之所以註釋楞伽經、起信論、唯識論等經論的目的，都是以楞嚴經爲基礎，以期促成佛教的統一論旨。

從而，對於天台教觀所顯示的智旭本來面貌，可能只是利用其經論註釋的方法論而已。

既如上述，筆者心目中所見到智旭，與歷來傳言中所評述的天台宗學者的智旭觀，却有着顯然的不同。從而拙論所述，對於以往先進諸賢者其所發表，有關智旭的研究論述，除了表示深摯的敬意之外，就拙論的研究過程中，於其論究的具體所示，並未予以參酌探考。而筆者的研究基礎，始終都是自己親身就現存的智旭著述，亦即總計多達五十一種二百二十八卷的論作，反覆地細讀精查所得到的結果，用以作為出發點去思考，此猶必須先予申明。

綜上所述，從智旭思想的整體立觀，他不止是明末不世出的思想家；更是一位傑出的佛教信仰修行者。這一點，在構成本論的因素上，尤其是決定性的主要成份。而在內容上，就智旭的著作，不止是在探索智旭的教義理論層面，也有必要從該一時代的歷史背景、自然環境、地理因素，以及生活型態、信仰行為等，各種角度去廣事論究。茲就本論的結構與內容，謹以概觀所及，當如次述。

拙論全篇共由五章所構成。第一章緒論是「智旭的時代背景」，兼述明末的佛教概觀。智旭則恰好居於明末佛教的集大成位置。從第二章到第五章的第四節才是本論。第二章的「智旭的生平」，是就智旭的歷史意義，包括其師承系統、傳記資料，以及從歷史地理學的觀點，介紹其生活環境與行踪，此項考證研究所及，是就時間與空間的縱橫歷程為出發點。第三章的「智旭在宗教上的修行」，是考察智旭的信仰行為及其證悟的境界。即如第三章所論述，才是闡明智旭本身佛教生活所顯示的真實風範。第四章「智旭的著作」是就智旭的述

作觀念和撰述態度，把全部著作加以分類，然後推測其成立年代，並且論述現存不同種類版本的比較等。第五章「智旭思想的形成與發展」是依循編年體型式，把智旭的一生，分成青年期、壯年前期和壯年後期與晚年期等四個階段，來論述智旭的禪教律一致，性相融會，乃至天台教觀等思想，歸根結柢，則滙納於他的淨土念佛思想。而第五章第五節則是智旭思想整體的旨要，依據各項資料，而予具體地論述，並且作成結論。

本書的草稿，向立正大學大學院（博士班研究所）提出，作為學位的申請，後來經過審查考試，終於於一九七五年二月才獲得學位。在此謹向擔當主審的金倉圓照、野村耀昌、茂田井教亨三位教授敬致感謝之意。此外，亦向作古的坂本博士老師，致謝指導之忱，並表哀悼的誠意。

筆者是在中華民國五十八年春來日，進入立正大學大學院（研究所）就讀，承蒙故教授坂本博士的引薦，專攻天台教學的研究。但從修讀碩士課程直到博士課程修滿，在這段期間之內，諸承金倉圓照、松濤誠廉、野村耀昌、中村瑞隆、影山堯雄、茂田井教亨、宮崎英修、淺井圓道、塚本啓祥等教授的親切教導與鞭策，此外，並能忝列於故教授布施浩岳、石津照賢兩位老師的講席，尤其在坂本博士逝世之後，在修學路上頓失憑藉的情形下，幸蒙金倉圓照、野村耀昌兩位教授的不吝執教，賜予懇切的指導，尤屬望外的幸賜；抑有進者，留學日本期間，承蒙立正大學的山崎宏、日比宣正，大正大學的關口眞大、福井康順、吉岡義豐，東京大學的中村元、鎌田茂雄，大谷大學的安藤俊雄，京都大學的牧田諦亮，駒澤大學的佐

藤達玄等教授的慇懃照拂，謹此致以深厚的謝忱。

本書的出版，辱承金倉老師格外賜序爲訓。立正大學副教授佐佐木孝憲，以及立正大學圖書館桐谷征一課長、講師坂輪宣敬、助理三友健容、仲澤浩祐、北川前肇、庵谷行亨等諸師好友，賜予日文潤筆，乃至協助校對，內衷謹致無上的謝忱。另就本書慨允出版的山喜房佛書林主淺地康平先生的盛情雅意，併此同申深摯的謝忱。

中華民國六十四年十一月十日

著者

聖嚴 謹識



-

✓